

新风尚

“中国的乡村建设需要梦想,但更需要践行者”  
 “真正的故乡是自己心之所在,要生活于其中,就近地保护它”  
 “地方的魅力,事实上是由于居住在这片土地上的人的魅力而产生出来的”

## 宝溪实验:再造魅力故乡

### ——一个浙江山乡与国际视界的真实对话

本报记者 邓国芳 江晨 市委报道组 鄢鸣 潘枫



台湾设计师王惠民留下的,是一个充满美学和生机的家园。



正在建造中的竹建筑,吸引着很多人来参观。

### “没有围墙不行吗”

18栋竹建筑,就坐落在宝溪的北岸,与古朴洁净的农居隔溪相对,亦和当地的山水融为一体。作为本届国际竹建筑双年展的总体规划师,上海大学美术学院的杨旭,不仅参与其中两栋建筑的设计,还为这组建筑群落找到了延展生命的未来。

直到今天,主体建筑就要封顶,这里依然是个没有围墙的工地。隔着宝溪,村民在溪边小道散步时,都会看上几眼,也会在路过时走进去,看看那些独特的建筑,到底是怎么造起来的。“你看,这栋建筑又重新造了。听说圆弧的墙体,施工很难”、“同样是夯土墙,牢固度要高几倍,是黄泥、石灰、水泥和沙子混合起来的”、“那栋以后是青瓷陶艺工作室,这栋是酒店,这栋是青年旅舍,以后宝溪热闹了起来。”

宝溪,的确热闹了起来。今年7月24日,看到国际竹建筑双年展的消息,四川大学美术学院的研究员蒋丽,慕名来到宝溪,就立即决定留下,把毕业设计锁定在这里。“村庄整洁干净,设计精巧,村民对建筑透露出的自豪感,这让从遂宁农村走出来、藏着复兴故乡梦的她深受震撼。”

把宝溪当成“第二故乡”,蒋丽大胆实践着自己的乡村设计梦。3个多月来,她不仅担当着竹建筑项目的“监督员”,还免费为溪头村改造出谋划策,为宝溪乡校和龙泉三中做校园景观和功能规划设计。她说,从宝溪的实践来看,复兴衰落的乡村,并非没有可能。

“85后”主创建筑师朱峰,毕业于浙江大学,是浙江绿城六和建筑设计有限公司的设计经理。在能俯瞰竹建筑群全景的山坡上,他找到了一栋废弃许久的老屋,并热切期盼着能成这座老房的“梦想改造家”,打造一个充满生命力的“农家书院”,向山谷里的设计大师们致敬。为此,他正借助媒体力量,去募集改造资金。

或许看到了当今建筑设计应该回归的本源,和设计改变乡村的强大力量,他还以宝溪披云山脚下的200多栋农居为蓝本,联合更多高校设计团队,发起一场乡村设计大赛。“中国的乡村建设需要梦想,但更需要践行者。”他说。

当越来越多的人把梦想安放在宝溪,这片乡土,不再如昨日那般贫瘠无力。

翠花家溪边的老宅,就在竹建筑的斜对面,此前已空置多年。这个从福建嫁过来的能干女人,从人前人后嗅到了商机。在葛千涛的

鼓励下,她决定把溪边的老屋改造成民宿。为此,葛千涛还当起免费设计师,时常忙碌到凌晨,“不累,很惊喜看到这种变化”。

或许是不想重复回到“为什么是宝溪”的疑问,不久前,葛千涛写下了一篇充满感情与思考的策展人语——

“在中国,宝溪乡的历史就是一部梦想史、美学史,它穿插在不同时代的维度之间。在当下,这条脉络依然延续着。今天发生的一切都是历史——我们都有一个故乡梦,再造魅力故乡,这是我们共同的精神坐标。”

- 1 宝溪乡明年乡村建设的重点,萤火虫基地。
- 2 进村那天,我们偶遇当地青瓷艺人陈相源点燃龙窑。
- 3 引活水入村,建美丽庭院,是溪头村民的智慧。
- 4 即便只是路过古龙窑,也能感受到它承载的厚重历史。
- 5 这栋废弃的老屋,被年轻设计师朱峰看中。
- 6 一盆芋头就是好景观,今天的溪头村人,懂得乡土的魅力。

本版摄影: 邓国芳



2007年,清华大学出版社的编辑,带着一点期许和不安,向生活在快节奏中的中国读者,推出了《再造魅力故乡:日本传统街区重生故事》这本译著。

此书源自于日本十七个小镇的保护与重建,描述了一群返乡青年和在地青年,为复兴故乡发起重塑传统街区的市民运动。著者是日本的城市设计与古迹保护专家——西村幸夫。

他说,“真正的故乡是自己心之所在,要生活于其中,就近地保护它”。社区营造,即激发人的意愿主动来改造家园,是他最为推崇的理念。

那时,受日本小镇重建启发,台湾南投县的“桃米里”,一个曾受地震灾害而萎靡不振,又因稻作文化衰落而看不到未来的地方,借助“社区营造”,从“大家一起来清溪”,建造“青蛙共和国”开始,最后变成了生机勃勃的“桃米社区”。

多年后,怀着浓浓乡愁的《南风窗》记者陈统奎,由台湾“桃米社区”引进这种理念,带领村民改造自己的故乡——海南海口市秀英区永兴镇。“海南博学生态村”,是他引以为傲的故乡新名片。

“再造魅力故乡”浙江版的实践,四年前,在龙泉宝溪乡播下实验的种子。这个隐匿在浙西南边界的偏远山乡,在漫漫复兴的路途中,寻找到了“国际竹建筑双年展”的载体和窗口。期间,有个故事已被周刊发掘和记载——

2012年12月18日,美丽乡村周刊的封面故事《老地方,新故事》,报道了宝溪乡因台湾设计师王惠民的到来,开启了一场与众不同的乡村变革。从“八棵树公园”开始,溪头村998位村民,体会到“生活在一起”的相互依存感,和对家园的归属感、亲密感。

王惠民缘何会被请进龙泉宝溪?“国际竹建筑双年展”,为何会相中如此偏远的宝溪?这样的载体,对山乡意味着什么?这场“再造魅力故乡”的实验,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与期许?

像这样的古龙窑,溪头村现今还有7处,足见其青瓷文化底蕴之深厚。

“艺术院落”的门口,有面展览墙,呈现着国际竹建筑双年展项目的概况。国广乔治、西蒙·维列、安娜、李晓东、杨旭、马儒骁、卡德纳

这些废弃的匣钵,会被用于竹建筑的外墙装饰。

点点指尖,回到老家

浙江日报美丽乡村周刊官方微信平台

### “为何是龙泉宝溪”

龙泉宝溪,距上海650公里,车程8个多小时。一年来,葛千涛先后带过上百个朋友来到宝溪。当汽车在龙泉蜿蜒险峻的乡村公路奔驰,宝溪却还在看不见尽头的山谷深处时,葛千涛总会听到这样的疑问:“为什么是龙泉宝溪?”

上海,南昌路209弄5号,葛千涛的“艺术院落”,隐设在繁华都市里。这是片安静自在又透着浓浓理想色彩的天地。收藏室里,随意地陈列着设计时尚、工艺考究的陶瓷作品。龙泉青瓷,赫然在列,诉说着他与龙泉的渊源。

“艺术院落”的门口,有面展览墙,呈现着国际竹建筑双年展项目的概况。国广乔治、西蒙·维列、安娜、李晓东、杨旭、马儒骁、卡德纳

这是2010年,葛千涛在“人类非遗龙泉青瓷巴黎展”手册上,亲笔写下的两段后记。“中国意境”,把龙泉青瓷推向世界舞台的重要时刻,他用了这4个字。而这4个字,也最终成为国际竹建筑双年展落地后,宝溪要向世界表达的声音。

### “垃圾能弄干净吗”

2009年的龙泉宝溪,因为青瓷传统烧制技艺被列入“人类非遗”,开始逐渐为外人所知。此前,因为山高路远,年轻人大多外出闯荡,这个龙泉青瓷原料紫金土的供应地和烧制技艺的发源地,已变得空心

斯·拉韦德、隈研吾、前田圭介、Sook Hee Chun、Madhura Prematilleke、武重义等11位国际建筑大师,陈述着每件作品的内涵,和它对宝溪的意义。

从策展上海春季艺术沙龙,到举办上海国际陶瓷生活艺术博览会,奔走在文化创意产业前沿的葛千涛,一直在寻求更接地气、更能连接古今、更加触动中国文化发展的基点。他迷恋钻研宋代文化,也希望通过国际竹建筑双年展的举办,弘扬乡村特色,创造更多就业机会,吸引年轻人回流建设家乡。

从策展上海春季艺术沙龙,到举办上海国际陶瓷生活艺术博览会,奔走在文化创意产业前沿的葛千涛,一直在寻求更接地气、更能连接古今、更加触动中国文化发展的基点。他迷恋钻研宋代文化,也希望通过国际竹建筑双年展的举办,弘扬乡村特色,创造更多就业机会,吸引年轻人回流建设家乡。

2009年9月30日,龙泉青瓷传统烧制技艺,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,成为全球第一也是唯一入选的陶瓷类项目。那年,在龙泉举办的青瓷宝剑节上,自称前来“游学”的葛千涛,与龙泉青瓷的发源地——宝溪乡相遇了。

“我曾经臆断,中国正经历人类历史上未曾发生过的造城建镇运动,在一系列的‘创新’中,历史保护或许只是遥远地方寄予的思念,我们似乎很难做到保存居民的集体记忆和地方特色,让居民自觉参与社区建设,而这一切,都在我龙泉游学中被彻底地颠覆了。”

这里现存的7座龙窑,就像一种精神守望,搅动了我的心潮。说到溪头村,村干部、村民无不自傲,乡长说这里除了3户人家,个个都懂青瓷烧制技术。而与当地市乡两级领导的交流中,我真切感受到了他们复兴古老龙窑、重振青瓷文化的渴望,和从历史、地域、文脉探索乡村未来发展的决心。

这是2010年,葛千涛在“人类非遗龙泉青瓷巴黎展”手册上,亲笔写下的两段后记。“中国意境”,把龙泉青瓷推向世界舞台的重要时刻,他用了这4个字。而这4个字,也最终成为国际竹建筑双年展落地后,宝溪要向世界表达的声音。

颓败。村中7座古龙窑,亦静卧在乡野,沉睡于历史中。

大山之外的上垵,在经历各种塑造后,成功打响“中国青瓷小镇”的品牌。但偏远的宝溪,青瓷艺人却不断外流。村民大多种灵芝、香菇、木耳为生,因为要碎木为屑做菌棒,当地阔叶林生态破坏严重。周义泉来到宝溪当乡长后,就一直在探寻它的转型发展之路。

也就在那年,葛千涛在黄浦江畔,感知着“后世博时代”的焦虑。那些秉承生态、环保、可持续建筑设计理念的国际建筑大师们,想要寻找一种比世博会更为长久和落地的方式,来传播“低技术”设计,发扬“场所精神”。可他们发现,疾速奔跑的中国城市,已无法为这种实践提供空间和时间。

站在龙窑前,看着龙泉青瓷传统烧制技艺的传承人,在一番庄重的仪式后点燃窑火,葛千涛陷入了深思。黑灰色的浓烟,掠过苍翠竹林,滚滚升腾而去,浸染着乡村纯澈的蓝天,壮观而又激昂。他仿佛触摸到1000多年前,这个古老山乡鼎盛的青瓷时代;它为何会衰亡,残留的文脉,就这样消逝吗?

显然,周义泉也在思考同样的问题,两个原本没有任何交集的人,突然变成知音,热切交谈起来。在离开宝溪时,葛千涛突然留下一句话:“周乡长,如果宝溪的农民能把院子打扫干净,把垃圾清理好,我就把国际竹建筑双年展放在这里。”

于是,宝溪便有了台湾设计师王惠民进村,和溪头村998位村民共同描摹美丽乡村的后续故事(详见本报2012年12月18日17版、2013年7月9日18版的报道)。

再来宝溪,葛千涛惊诧于眼前的变化。道路两侧,是稍加堆砌、排列整齐的大块鹅卵石,已成为乡党委书记的周义泉骄傲地说,这都是村民自己建造的;村头建起了公园,它有个好听的名字,叫“八棵树的记忆”;引活水进村,家家户户前都有别致的庭院景观,垃圾早已消失不见。

“地方的魅力,事实上是由于居住在这片土地上的人的魅力而产生出来的。”葛千涛说,他被宝溪乡民这种“手工精神”和文化自觉所折服,也感念于当地政府对乡土建设的重视和执着,坚信这就是国际竹建筑双年展的最好落脚点。

后来,这个常年行走在中国文化高地的上海艺术家,成了半个宝溪人。他践行诺言,于2013年年初,带着国广乔治等11个国际建筑大师来到宝溪。他们走近静默的老龙窑,探访废弃的青瓷作坊,与当地村民聊天,共同挖掘这片土地的记忆。



点点指尖,回到老家  
浙江日报美丽乡村周刊官方微信平台